

陳瓊英，緬甸歸僑，退休前就職于福州城市規劃局。

緬甸老校友、歸僑陳女士曾送給我一本名為《緬華社會大事記五十年》的書。這是她的父親陳孝奇根據自己的旅緬經歷，用半輩子時間記錄，交由 2 個兒子整理出來的回憶錄。多年後，我偶然翻到其中一頁，書上說：“1945 年 11 月，(緬甸)良黨知本小學復辦，聘請孫友利為校長，并選出第二十四屆正副董事長，陳煥泉等……”

我一時震驚不已，這是回國 63 年後，第一次看到伯父陳煥泉在緬甸興學的相關記載。那段歲月穿越時空，跨過千山萬水，浮現在我的面前……



△ 陳瓊英與大妹陳滿英(前排左)、小妹夫昂吞一起，于 2017 年 10 月到福建僑報社講述華僑故事。



小樓春秋

陳瓊英 撰文

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為求生存，伯父陳煥泉帶着 10 多歲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父親陳標泉闖蕩南洋。

到了緬甸後，父親在仰光的偏僻鄉下終年拼命幹活，一日兩餐粗茶淡飯，一年到頭分得兩套粗布衣裳輪換；每年僅得 1 盾(編者注：華人對當時銀元的計量單位)的酬勞。他不捨得開銷，用布仔細把錢幣包好，不時拿出來看看，幾個錢幣被擦得錚亮。終於，他湊夠了錢，托“水客”把我的母親接到緬甸。後來，母親生了我們兄妹三人。

在大伯父的支持下，父母來到良黨鎮鄉下做起小生意。這裏只有兩戶中國人，環境很陌生卻很平靜。我們的生活不富裕，依舊艱難，但父親不用替人打工，祇為自己家庭賺錢，他覺得自由多了。

1941 年，戰火燃燒到了緬甸。1942 年，我們全家逃難回國，在漫漫的 4000 公裏逃難路上，為了躲過日軍的炮火，經常缺吃少喝，疲憊不堪，回國後，在廣東梅縣渡過了艱苦的四五年時光。

日本投降後，我們再度回到緬甸，看到的是滿目瘡痍、破敗不堪的景象，生活祇能重新開始。兄妹幾個此時都已超過正常的上學年齡，但伯父與父親想要讓我們讀書的心卻不曾改變。生活的苦難讓父輩們格外懂得“祇有讀書才有前途”這個道理。

伯父和父親找到緬人好友，以他的名義花費 1 萬銀元從印度人手中買了一棟樓，名為“應和會館”。當時，已有福建同鄉創辦了知本小學，但伯父和父親還想再建一所學校，方便我們這些祇會講客家話的孩子們上學。于是小樓改換用途，成為一所客家小學，取名“國民小學”。我們可以在這裏完成一二年級的課程，再到知本小學就讀更高年級的課程。

良黨鎮三面環江，江是著名的伊洛瓦底江的支流，鎮裏祇有一條主街，在這條主街左右分布着 40 多條橫街。小學占地 500 多平方米，位于四條街與五條街的中間位置。小學的二樓供奉關公木雕像，代表着客家人崇拜關公俠義肝膽、講情義的品德。課堂間沒有磚牆，祇是用木屏風隔斷。常常一個班老師的講課聲混着其他老師的聲音，交雜着回蕩在屋內。

那時條件之艱苦，現在的孩子恐怕難以相信。因為物資極缺，我們讀書寫字很少有紙和筆。當地石匠居然用鋸子把黑灰的石板鋸成雙面平整、約 2 毫米厚、A4 紙大小的薄石板，把石板四周用 1 寸寬的木夾子套住，然後在木框上打個洞，賣給我們當本子用；還用鋸子鋸出如圓珠筆般粗長的石條，給我們當筆用。我們把石板買回家穿上繩子放入書包裏，這樣拿取方便，還不易摔碎。

一二年級的課程主要是算術和唐字(編者注：漢字課程)。課堂上，把老師布置的作業抄下帶回家做，老師批改後，用手或小布塊將作業一擦，抄上新作業又帶回家去做，如此反復。那時家裏沒有電燈，都是點煤油燈，我們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寫字、背書，早上很早便起來朗誦課文。到上學時間，便在街邊買上一塊印度人從土爐裏剛烤出的饅，鋪上一點熟豌豆，加點鹽一卷，抓在手上邊走邊吃，便上學去了。

在這樣環境裏，我們學漢語，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，再加上父母的言傳身教，逐漸懂得吃苦耐勞、勤儉樸素、團結互助、與人為善的道理。特別是“人不論男女，一定要讀書明理，才有出息”的思想，影響着我的一生。

多年以後，學校小樓歷經風雨，早已成了一堆爛木，兩側的土地也被旁戶侵占數米。但大妹陳滿英不忘母親那句“以後你們有了錢，一定要把學校重建起來”的遺言，來信徵求我的意見。縱使心知復建難度很大，我卻當即答應支持。

當我聽到滿英賣掉一塊土地，卻祇籌得人民幣 5 萬元時，立即匯出人民幣 10 萬元給她。這些錢是我夫妻倆一年的退休金。緬甸的 5 個弟妹也陸續湊了緬幣十幾萬元。為了籌得更多的資金，滿英和我的小妹夫昂吞(音譯)還專門于 2017 年 10 月赴香港參加世界客家第 29 屆懇親大會，從親戚中籌得港幣 3 萬元。

從 2015 年算起，在這 7 年中，我們還獲得了很多支持力量。緬甸良黨福建同鄉幫忙派出林玉山老師，和大妹、小妹夫一起配合。辦理基建申請手續時，因為小妹夫是緬甸人，在當地又小有名氣，與政府溝通較方便；妹妹陳滿英與僑界聯繫較多，籌資方面的工作付出很多；林玉山老師不僅在福建同胞中有影響，而且能統籌規劃，推動大事小事順利進行，還帶動其妹妹也出資支持。仰光以張肇基為首的應和會館捐出緬幣 1890 萬(含鐘華盛先生遺孀陳銀英女士緬幣 500 萬)；侄兒陳清昌捐緬幣 600 萬；陳天賜(緬甸名為吳素埃)兄妹捐出緬幣 100 萬；廖子幹先生自從得悉此事後一直十分關心，臨終前還專門交代鄉親給予幫助……這幾年緬甸遭遇疫情，政府規定每周僅能外出半日，他們一邊要維持家庭，一邊還在依然為籌建小樓相關事務四處奔走，我在國內，既擔心、心疼，又被深深感動。

我與林玉山老師素未謀面，祇聽大妹說他年過八旬，卻為我們的小樓義務奔走募捐，不遺餘力，十分辛苦。後來，在募捐活動的一張照片中，我終於看到了他。可惜的是，2021 年，還沒能看到小樓最終樣貌，他就因新冠肺炎離開人世。我聽聞後心裏很難過。我將永遠記得他。

目前，雖然室內諸多裝置還未完備，但這塊購于 1932 年，曾建成一所國民小學，培養出許多華裔子弟的土地再次煥發生機。為符合我們中



△ 1950 年，陳瓊英與兄弟們在緬甸仰光合影。



△ 2007 年，陳瓊英和老伴張家友(已故)在良黨鎮寺廟內留影。



△ 林玉山老師(左五)與陳瓊英已故小妹陳紅英的 3 個女兒(左二、三、四)等在捐贈現場。

國人愛好喜慶、吉祥的審美，把小樓建得威嚴氣派，我們專門選擇了紅瓦做屋頂。緬甸的屋頂都是鐵皮做的，琉璃瓦很難找。據外甥女說，他們居然在緬甸找到了一家生產琉璃瓦的工廠，祇是價格比較高。這座紅瓦綠窗的“應和神宮”越來越有中式廟宇的樣子。我想，伯父與父親九泉之下若是得知，也會感到欣慰。

上個世紀 40 年代，因為父輩的庇護和堅持，我們得以走入學堂，聽着混雜的講課聲，奮力成長、成才；現在我們沿着他們的路繼續前行，竭力傳承團結互助、崇文重教、行善濟世的民族精神；也希望在未來，我們的後人能不忘祖、不忘本、不忘根，繼續沿着這條路走下去。

那時，逢年過節，客家後代齊聚小樓，鄉音再叙，一定很熱鬧。